



曰今登州之地

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二錄古鐵字也說文嶠字下注云嶠鐵蓋嶠誤為缺缺轉為鐵也嶠嶠

東表之地稱嶠夷正義曰禹貢青州云嶠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嶠夷也唐書藝文志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

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之允也

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

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閩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共共工也姜四岳之先

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為氏周語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

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

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

三焉惟孟子得之元折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臣堯

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

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

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

典豈舜有以易之乎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

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

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為右注五

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而不及朋友

兼舉國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解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

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

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

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氏讀書志卷中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

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

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聖矣既出而為當時魏科盛名之

士所嫉此說其有為言之與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

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

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蒼天乎堯不聽此可

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元折案程子說林少

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呂氏春秋行言

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

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

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名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

極之於羽山宋王偁東都事略程子字正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

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為秘書郎召至

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

聖中黨論興坐貶官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則刑官大

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五峯作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刑宮

大辟為賊刑之科元折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髦三曰蠢愚

五刑墨劓刑宮大辟書舜典孔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廷蜀公說實本於孔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

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刑宮大辟賊

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為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

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慄莫甚焉宋史藝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下土一讀至方字絕

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

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

書序已有此讀矣元折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

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

設其官居其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

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此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

水茫茫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盡其疆境令

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

謂歷試二十年元折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

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服喪三年其一在

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王世紀舜

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一

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

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

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折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

紀猗與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焚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名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所案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事也。傳又曰。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大雅卷阿之篇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藹藹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儉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為國家之福也。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韓詩外傳。

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主之說。蓋亦本之於書。

儆戒無虞。絜齋何云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

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

於極盛者矣。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無虞豈不可儆戒。愚謂勾

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

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

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

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惡。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

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

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

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

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元圻案繫齋解七旬有苗格一條元王與

之書纂傳引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月滅梁復汴州為宣武軍十二月改于伊闕二年二月求唐宦者九月幸郭崇韜第十一月改于伊闕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薨而止今本作十二卷齋見四真西山繫齋行狀曰變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為伯學者稱曰繫齋先生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元圻案東萊書說曰自皋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

人之法真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為成德此知人之法也宋黃氏度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後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書並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

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

善而止也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

春官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

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

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

魯之禮其有異乎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

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林之奇書解曰舜觀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

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况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衾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彝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為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為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為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燥火粉糝黼黻艾軒白粉糝黼黻

當各為一物燥當為玉燥之燥燥圓物也意其為燥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

謂火以圓得非指燥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

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粉糝黼黻皆從黼同謂之

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來也元所案書益稷予欲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

采也以五采成此畫馬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米米若駁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此孔注天子之服十二章也孔以宗彝為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為二物方足十二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為虎雉賈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雉為宗彝其實是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案鄭以宗彝為十二章之一故并粉米為一章林艾軒謂粉黼黻當各為一物蓋從孔傳說文玉部燥玉飾如水藻之文以玉藻聲虞書曰燥火粉米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燥音早考工記火以圓註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為絺或作黼字之誤也說文黼部有粉字無糝字玉篇黼部亦無黼字粉字註云粉絲也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者鄭眾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讀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踳踳馬融以為筍虞七經小傳全云劉用其說書

裨傳以鳳凰來儀為籥聲之和艾軒亦白制器尚

象元所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筍虞也劉原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

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鐘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鎗鎗然也經義考書類馬氏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與氏械書裨傳宋志十二卷王明清曰吳械才老舒州人閱書作建書書錄解題三七經小傳三卷劉敞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故刻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箭磬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韶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元折景林氏尚書全解六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削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箭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箭注云舜樂名箭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箭以是知箭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儒皆曲為之說

說文鼻嫚也引虞書若丹朱鼻論語鼻盪舟按書有

因水行舟之語則鼻盪舟者恐謂是丹朱閩按拜鼻並舉箕夏之賦

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儼不當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鼻盪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拜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鼻亦非所謂澆者鼻在禹稷之前與堯時拜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因水行舟朋淫子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鼻乃知丹朱鼻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此兩人之南宮括言鼻盪舟則因水行舟之事是已鼻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

所改當從古元折景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二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邈音

威馬融本作威據釋文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書畏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

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

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子夏亦

曰舜舉臯陶觀於謨而見臯陶之學之粹也閩按舜

讓禹禹獨推臯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何云臯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元折景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在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宋時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臯陶稱

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臯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臯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

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為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故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為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速矣元圻案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曰臯陶瘖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

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閔獄詩云法官

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

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喑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

和之乎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篇臯陶之狀色如削瓜楊倞注云如削皮之瓜青綠色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臯陶馬喙是謂至誠抱朴子抱朴子臯陶喑而與辨者同功晉野聲而與離朱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俱伊尹若福侯鯖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臯陶之狀如削瓜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

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

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

矣水經注卷十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

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

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數本於此閩按伯益即伯翳辨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集證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高臯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僊繇之為鯀魍之為儻紂之為受罔之為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

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數本於此閩按伯益即伯翳辨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集證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高臯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僊繇之為鯀魍之為儻紂之為受罔之為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

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倭不得為垂。鮌不得為鯀。他如仲偃不得為仲虺。受不得為紂。羿不得為因。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璜。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髦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齊書漢書禮志。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佐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鳥獸。賜姓嬴。歷夏殷為諸侯。古今人表列。蹟數柏益於上。中而不列。白晉書禮志。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日錄。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後世伯翳能禮方。不以佐堯。

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興。柳鵝先。齊有二祖乎。全云四岳既為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闕說何憤憤。方樸

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為說。顓頊皇帝。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國語昭合。潛。邱考之不詳。○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豈非。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闕氏此注。蓋本於此。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柳鵝先。津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難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孟也。幽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呂氏春秋察傳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

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倭不得為垂。鯀不得為鯀。他如仲偃不得為仲虺。受不得為紂。羿不得為因。君雅不得為君牙。牙。史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墜。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髦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書解題三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項堯時佐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鳥獸賜姓嬴歷夏殷為諸侯古今人表列墜數相益於上中而不列相翳足以證金氏之說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書解題三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鄴道元作黃度又叔模度為學窮經者而不倦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

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夷曰

明孟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

闕按尚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為伯夷後將

齊有二祖乎全云四岳既為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闕說何憤憤方樸

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為說顯項皇帝

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

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國語昭合潛

邱考之不詳○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

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

又以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爾能繼

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闕氏此注蓋本於此

呂氏春秋察傳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

誥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

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建正于孟春于時冰

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

泮發蟄百草奮興神瑞先津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難三

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孟也幽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

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正之統也云云

獲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

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羲和又謂羲和即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即四岳舉夔耳元圻崇堯典正義曰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顯項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

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

缺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

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

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嘗有來宗道祭崖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泛言其德昆命則異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

他意無可致疑若竇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詔之者不異班固之於

竇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

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慨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紕

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殺元圻案漢書任幸

傳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

執其中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昏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

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後漢書竇

憲傳憲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

銘序云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後漢書

韓稜傳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

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若丞相相麻翰林權直

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

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冊文

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

中何異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

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

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

演述陛下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

鼎制云宜由師錫之公將帝行洪造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

云言皆可續僉曰汝詣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瑞宸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食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章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贊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為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因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顏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楊東碑云統大麓之重藩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驪騎誅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敷叙百揆姊誄云倪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謚文節宋史有傳

臨二十五年正子曰後元之行一日也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七曰八曰九曰十曰十一曰十二曰十三曰十四曰十五曰十六曰十七曰十八曰十九曰二十曰二十一曰二十二曰二十三曰二十四曰二十五曰二十六曰二十七曰二十八曰二十九曰三十曰三十一曰三十二曰三十三曰三十四曰三十五曰三十六曰三十七曰三十八曰三十九曰四十曰四十一曰四十二曰四十三曰四十四曰四十五曰四十六曰四十七曰四十八曰四十九曰五十曰五十一曰五十二曰五十三曰五十四曰五十五曰五十六曰五十七曰五十八曰五十九曰六十曰六十一曰六十二曰六十三曰六十四曰六十五曰六十六曰六十七曰六十八曰六十九曰七十曰七十一曰七十二曰七十三曰七十四曰七十五曰七十六曰七十七曰七十八曰七十九曰八十曰八十一曰八十二曰八十三曰八十四曰八十五曰八十六曰八十七曰八十八曰八十九曰九十曰九十一曰九十二曰九十三曰九十四曰九十五曰九十六曰九十七曰九十八曰九十九曰一百

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漢書郊祀志自雍成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又贊曰孝武之世兒寬司馬遷等從臣誼之言服色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為帝出乎震故也儀氏台

柔而泣無立為懦柔惠且直大雅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大雅失其則非嘉也何云亦是字說而較言字一條為勝○元所案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呂氏詩記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

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

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太一式占

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溱通志藝文略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

云言皆可續。僉曰汝詣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瑞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食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章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為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顏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楊東碑云。統大麓之重。藩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覩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諡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此大禹謨正義之文。

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此唐封演聞見錄之說。續博物志說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土五行相克之序也。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克之序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生之序也。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何云亦是字說而。呂氏詩記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較吉字一條為勝。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

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引太一式占

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滌通志藝文略。周公城

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

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注今闕。元折案抱朴子引城名錄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穰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

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叙九德之歌於此猶

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

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為

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

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詔樂誤矣

說文日部是引虞書曰仁閱覆下何本作仁

虞書說也元折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閱下則

曰以經傳言其說不一故因蒼天而摠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又曰元

之聞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是下言之玉篇廣韻亦作仁覆閱下故何本

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闕本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榮播

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

元折案禹貢孔傳曰榮澤波水已成過猶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榮

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

處為榮澤馬鄭王本皆作榮播孔氏以榮波為一水蔡氏書集傳曰周職

方豫州其川榮維其浸波漾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

水出其陰杜流注於穀孔氏以為一水非也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

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為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

女皆為任原注注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元折案惠氏九

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外傳周語

曰鄭伯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

侍中云男當為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

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

亦為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

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

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為訓也

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注今闕元折案抱朴子引城名錄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穰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

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叙九德之歌於此猶

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

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日部旻字注蓋虞書說

也元折案大禹謨孔傳曰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正義云毛傳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嶠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

波澦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

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

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元折案禹貢孔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過豬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蔡氏書集傳曰周職方豫州其川滎維其浸波澦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杜流注於穀孔氏以為一水非也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為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任也任王者事音玉王莽封王氏

女皆為任原注註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男任二字蓋通用元折案惠氏九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外傳周語曰鄭伯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為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為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由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為訓也

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外傳周語曰鄭伯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為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為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由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方任是男任南

三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字轉相為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

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

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

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

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

有黃亭此自淮入汴之道也閻按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

近濟水淮入泗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邗江宋樂史寰宇記曰揚州江都縣合

濟渠在縣東二里本吳掘通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也東坡書傳十三卷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

如漢文帝弱如元帝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為極○元圻案弱水既西正義眾水皆東此水獨西蔡氏書傳

鬼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柳子厚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林氏尚書全解引王安石曰慈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名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他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云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

史記禹本紀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阮

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秘監且晃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以巴陵為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迤北會于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宋史藝文志曾改等尚書義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於錄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原注史記注本如此何云此本之鄭康成○元圻案孔

傳以朔南暨聲教為句正義引鄭康成曰南北不言所至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元所案原注史記注本如此此本亦作正文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

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扈國

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

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

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

氏春秋仲春紀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

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

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案今本呂覽無不字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

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備子女不飭親親

長長尊賢使能昔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何云既非寶錄何關之補元折案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釋文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淮南齊俗

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

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墨子明鬼篇曰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

戰于甘呂氏春秋名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蓋說苑之說所

本朱子楚辭集註曰該恐是啓字季少也啓戰而疲弊也啓少能秉德為

禹所善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廢其後人為牧豎而後

得安其位乎王逸注啓攻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牀上

何以遇啓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傳曰啓伐

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云畢秋帆說本載孫氏星行之言曰

如果為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為証考御覽十二帝啓事中引此作夏后伯

啓乃知今本誤也然因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本已誤矣盧氏文昭曰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

古師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

之謂乎元折案顏師古匡繆正俗曰商書湯誓云予則奴戮汝孔安國

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去孥戮權以脅之使勿

犯也案學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學子之禁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因或學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李希傳云及至困亢奴膠苟活蓋引商書之言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元折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子貢曰條小注太平御覽五百九

十蔡邕銘論曰黃帝有甲凡之法孔甲有盤行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竟鼎有不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元折案蔡傳又以萬姓仇予之謂指太康林少穎曰陳博士云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為已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榮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闕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闕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

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闕通也孔

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折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全解十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從之朱子或問潘子善問曰闕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并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為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三國志吳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皓時為侍中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李善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唐書文藝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觀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數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年傳夏有觀扈漢志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楚語

士鹽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

犯也。案擊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擊子之擊，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因或擊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李布傳云：「及至困厄，奴僕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為折衷矣。」元吳氏澄書纂言二：謂予則擊戮汝，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勤。見在平御覽卷百九十九。元所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子貢曰條。

小注：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九。蔡邕銘論曰：黃帝有中几之法。孔甲有盤行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勤，竟鼎有不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

蔡氏集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

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餽均，王府則有韋昭注

云：逸書也。關門闕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

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

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

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孔

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所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全解十

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

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從之。

朱子或問：潘子善問曰：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

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

得之，并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為

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

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古

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三國志：吳韋曜傳

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皓時為侍中，注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李

善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

左氏昭十傳，夏有觀扈，漢地理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楚語

士贗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

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虜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即韋鄭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腹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為夏殷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拜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為啓子且趙孟舉三苗妣邱徐

白樂天

補湯征其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倍從

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叛國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啓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先王居故作帝倍

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書序

借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生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誥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為帝倍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誥告也告部譽急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倍玉篇收部算古文倍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闕按脫勉勉哉

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

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庖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詰之而即韋顯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腹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為夏殷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況以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為啓子且趙孟舉三苗妣邳徐

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叛國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啓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武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倍從

先王居故作帝倍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書序

倍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生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誥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為帝倍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誥告也告部譽急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倍玉篇收部算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

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闕按脫勉勉哉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倍從

二字從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

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

湯正堂上寔免於慢於神惟社稷宗廟因克專奉暨山川鬼神亦靡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因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禮祀于畢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于佑厥稼乃困於仇餉吁廢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顯濟厥功子履以源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按皇極經世仲康

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闕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

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底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元折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按虞劇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虞劇以

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過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

以醜夏而還之意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固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

異傳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

二字從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

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

者。何云白。蓋未之考。闕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尚書逸

篇二卷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

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按皇極經世二十仲康

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闕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

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

食在氐未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按

虞劇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

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虞劇以

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

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誓

異。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

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元所案文靖乃呂夷簡之諡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周頌般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禹正義引春秋緯

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

蓋據此文案此九河既九峰蔡氏書集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闕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

實葵甲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所案水經河水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其文稍

鄭康成書注問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元所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

白米也綿讀為繡也畫以為繪紕以為繡畫與紕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紕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為二物粉米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呂成公雅說云孫悌最切便是堯之先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與下文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之說尚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其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蟲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氏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為二物又以粉米為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氏春秋有始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

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
大功於聖人者元所案文靖乃呂夷簡之諡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周頌般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禹正義引春秋緯

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

蓋據此文案此九河既九峰蔡氏書集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闕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

實葵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真有于河。元所案水經河水

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其文稍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

孔注皆所不及元所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

白米也。絺讀為黼。絺也。畫以為繪。絺以為繡。畫與絺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絺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為二物。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為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為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案少類之說。尚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宗彝為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為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於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雄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雄也。雄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象雄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為二物。又以粉米為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氏春秋有始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

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又特君覽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

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

如己者亡又孝行曰白字下疑脫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慎大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元所崇

容齊四筆五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

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

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

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

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

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

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為可笑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歸之

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

呂覽不同又容齋續筆十一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

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

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

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宋竹垞曰四自

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何云必以孔

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為備元

圻案真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

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

舜禹湯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

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
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
趙岐孟子注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

其胄裔也

原注未詳所據 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元摺案唐書寧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孫吳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吳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為湯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

原注爰華夏正林少穎謂華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摺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華夏正而用建丑周華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為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為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為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為正宜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為一月 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 林少穎之說見尚書全解 十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

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類語曰方當作乃即所謂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闕案此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摺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惟太成

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天下外	丙之服呂冬至越第祀先生于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	二尋加方明于其方儀禮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則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	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	有主乎
-------------------------------	-------------------------------	------------------------------	-------------------------------	-------------------------------	-------------------------------	-----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

義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

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

其胄裔也

原注未詳所據 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元相案唐書寧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廸復居薛為湯左相臣廸祖已皆其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

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

原注爰革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圻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而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正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為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為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為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為正宜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為一月 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少穎之說見尚書全解 十六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

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類語曰方當作乃即所謂

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闕案此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圻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惟太成

湯太丁外丙之服臣冬至越第祀先王于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臣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 儀禮觀禮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廟本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

地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

義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

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

謹案四年孔子刻孟子趙注作謹言不悞

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折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執謬妄也。元折案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

乙即曹甲之子故以為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索隱云邢音耿

地於相地乃遷都於耿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

今河東皮氏史記據此則索隱邢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

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云祖乙圮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歲立後

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

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

為說耳沒家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邢中丁遷于邢作仲丁河曹甲居相作河曹甲祖乙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焉相與此奄五邦者此奄之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為說耳林氏尚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於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踰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為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及家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相失不可為據意者自中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愚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折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元折案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說異。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

乙即曹甲之子。故以為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索隱云。邢音耿。地於相地。乃遷都於耿。近代本亦作耿。

今河東皮氏。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

史記。據此則索隱。邢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

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云。祖乙圮于耿。盤庚

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

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

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

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曾孫。盤

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段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段。蓋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云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

闕所疑。元折案書序仲丁遷于暹。作仲丁。河。曹甲居相。作河。曹甲祖乙

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圮于耿。太不辭乎。且

曹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毫。踰相耿四處而已。知此

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

為說耳。林氏尚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毫。殷是自湯至於盤

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

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毫。踰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為

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毫。謂之五遷。則可謂

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汲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

皆與文相戾。不可為據。意者自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愚

案釋文曰。馬云。五邦。謂商邱毫。踰相耿也。五邦。併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

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亦與序文

止言圮于耿合。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

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

為言謂闕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與也也何本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

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

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

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

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

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

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

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

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

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闕中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

有經濟才權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宋范晞文對琳夜話云龍川陳

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

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荆襄以

制中原上建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澹沮之不復色見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

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闕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

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為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眾之辭矣惟國

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其辭相類

金仁山亦曰

此蔡氏尚書集傳

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荆襄以制中原上建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澹沮之不復色見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闕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

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為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眾之辭矣惟國

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其辭相類

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

一篇孔安國為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

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此條所引孔註即集

為言謂闕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與也也何本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

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荆襄為進取

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

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

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疊疊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

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

誤又云唐經黃巢朱收之亂要得尚有奢侈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

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為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為

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嘗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

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觀之勇可謂賢矣然而

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

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

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

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闕中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行

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為人不彊無他能所喜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

有經濟才權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宋范晞文對琳夜話云龍川陳

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

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

制中原上建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臣王涯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

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

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

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

辭與此正同闕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

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得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

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

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為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眾之辭矣惟國

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予一人其辭相類

孔氏遂併以墨子為引湯誓與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隋志云有古

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

一篇孔安國為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

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此條所引孔註即集

解所載也

爾惟德因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因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

元所崇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謚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閩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

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急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江聲尚書注音疏云案上篇注云無或取伏小人之儀
其下王若曰云是盤庚傳王命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正與伏生大傳同不知師古何以云爾呂氏春秋記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其辭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為卜者曰耳說苑記大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于朝又敬慎篇引孔子曰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理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案今本無先王道虧刑法犯七字而說苑有之厚齋或誤記為大傳歟

解所載也

爾惟德固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固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蓋得此

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謚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劾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

三日而大拱閩按呂氏春秋亦同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

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急於政事故桑

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

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已劉向蓋襲

大傳之誤閩按說苑記於大戊世又記於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

孔傳伊陟伊尹子大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韓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即福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

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救過振窮七日而穀亡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劉向以為穀植既衰高宗

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急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大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

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今案劉向之說正與伏生大傳同不知師古何以云爾呂氏春秋記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

其辭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為卜者曰耳說苑記大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

違犯桑穀俱生于朝又敬慎篇引孔子曰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

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已曰桑穀理草也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

無先王道虧刑法犯七字而說苑有之厚齋或誤記為大傳歟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雜言篇傳說負壞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張衡傳委率築而據文軒注謂傳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皆與孟子合通志殷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吳氏蔡氏之說蓋本於漁仲

雜言篇傳說負壞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張衡傳委率築而據文軒注謂傳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皆與孟子合通志殷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

論書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閻按孔叢子真偽書朱子所謂

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折案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曹子冥冥子振振子微索隱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三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耐撰凡二十一篇末為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臧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全云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

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折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為文王說范膠馬謂武王為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啓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啓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黃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為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武微旄邱之

通志商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

通志商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元圻案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殷本紀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傳說版築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號之界又有傳說祠墨子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說苑雜言篇傳說負壞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後漢書張衡傳委申築而據文軒注謂傳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皆與孔注合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

論書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閻按孔叢子真偽書朱子所謂

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圻案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昌若昌若子曹曹子冥冥子振振子微微索隱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三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鮒撰凡二十一篇末為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臧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

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全云司馬遷嘗問尚書於孔安

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為文王說范膠高謂武王為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啓周商人乘黎蓋商人啓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秦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啓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黃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為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

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

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

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

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折紫西伯在朝歌之西。詩序武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月有二月秋入衛。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貳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三，王貳攻皮牢，拔之，司馬穰定太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道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積，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稟，魏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闕其所疑可也。陽湖趙氏翼陔餘叢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秦者天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為秦，非始於此，不為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志四十一卷佚。

雖有司規，不口二八，國主命，吾言，雖有管蔡為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規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入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南西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星是視極星，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

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爾雅本無臣字，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折紫秦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故先儒鄭

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為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所案西伯在朝歌之西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貳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三王貳攻皮牢拔之司馬稷定太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積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鵠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眾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

原注或說謂新經以秦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原注音泰者非元所案林少穎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尚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為泰非始於衛包案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眾也是初唐時亦作泰經義考晁氏公武尚書訓詁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闕按辯亦見古文疏證二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下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

亦曰武王有亂十人闕按今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莒宏引大誓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有臣

字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闕本脫也字然本

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所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子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故先儒鄭

原注或說謂新經以秦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同

武王與齊業武明臣周武明
即神武妻姜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
已前已有此解

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
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朱子
論語註蔡氏尚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穎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
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
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喜與夷

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元坻案楚辭天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注云且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武王東伐至於河上雨甚雷疾周公且進曰天不可對云頸紂黃鉞且執善備百姓疾怨邪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天對云頸紂黃鉞且執善之餘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懲萬世之懼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天對柳子厚作

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案世紀原文臨眾下有不一

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訥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

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

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

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

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

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

武成餘叢考四吐史齊居妣傳論
武成與齊業武明臣周亂武明
神武妻姜氏也則以亂臣為邑姜
已前已有此解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武	成

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括也
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
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
朱子論語註蔡氏尚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穎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則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文闕其所疑可也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

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問正義引帝王世紀全云皇甫謐作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

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

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信見利即前不

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

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案世紀原文臨眾下有不一

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

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

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

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

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

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

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

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
故以容為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問語見史
家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全云釋詩外傳一條是其行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答善哉去取之審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為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間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汙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有斟酌也樂記正義曰容為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為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為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商容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為禮樂也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生明云表商容之間不應於注禮有異鄭以其子為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云式間表間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隨文為義正義前一說得之晉書皇甫謐傳謚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晏春秋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畧字費

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
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為開愚

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元折案匡謬正俗二武成

序往伐歸畧徐仙氏音畧為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又說文解字云畧雅也字林畧音火又獸字從畧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畧於後始借養字為耳且畧獸類屬不同畧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有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畧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為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仙氏音開按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字但闕既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為開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虞書闕四門闕作開從門从卂此經闕字亦當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闕者衛包改從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師古官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 洪範曰不叶于極 不麗于咎 毋侮矜寡而畏

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刻大傳補遺續補遺亦未之及

元折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遺亦未之及

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圍

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

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圍鄭依

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圍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圍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漁

曰圍與周禮注同注同蓋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康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曰字似圍升雲為一句半有半無為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

○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曰案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圍史記作悌悌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以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悌也說文曰圍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圍

擇聞擇猶懼悌也亦發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折案小是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朱子詩集傳曰為此

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荆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是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曾子固熙寧轉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

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

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

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

大傳一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

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元折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一近刻大傳補遺

周禮春官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剋詩

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

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

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鄭依

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圉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溢

曰圉與周禮注同注同蓋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康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曰字似圉升雲為一句半有半無為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

○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曰案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圉史記作涕涕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从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涕也說文曰圉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闈

澤闈悌猶懼悌也亦發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折案小是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尚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朱子詩集傳曰為此

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荆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是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

五事

曾子固熙寧轉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

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

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

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

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克之至

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闕按真西山言韓愈李翱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折案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行義序

大學行義序

韓非有度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亦當作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或為有韓呂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為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案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僅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元折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

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又叙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鄒陽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

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

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集證

日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攬巢命之書是說也

嘗於經建奏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陵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之元所案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水經二十九沔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韋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春秋楚人圍巢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朱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為後先也

金滕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

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

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

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

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

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且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曰不知出何書闕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魯世

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滕

之事失其本末譙周語亦索隱所引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

若金滕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全云只是一

條何說非元所案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

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未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滕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

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案此條今本大傳佚盧學士文昭採師古

注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滕事於武王時又載揃爪事於成王時後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未偃木拔及成王寤金滕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公郊而天子反風雨未稼復起案章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令本大傳所無雅雨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三國志蜀譙周傳周字允南已

巴西西元國人也。耽古篤學，為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為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朱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是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之。周

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周書作鄭召太

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

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詳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二十一條。○元所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年，景帝三年，此必有因於古也。

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為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辟怨為屬，嘗謂史記不及庖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為前紀而本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為外紀，云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東晉傳

西西充國人也既古篤學為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張宣公名棻字敬夫號南軒著書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謂居東為東征

罪人斯得為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為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 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 朱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 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是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長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無不傳矣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本紀正義引之周

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今本周書作鄭召太

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

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

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西伯昌蕩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証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 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為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 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詳恕為屬嘗謂史記不及庖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為前紀而本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為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東晉傳

閣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第二條。元圻案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西伯昌蕩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証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 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為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 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詳恕為屬嘗謂史記不及庖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為前紀而本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為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東晉傳

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氏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稱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又編年類竹書紀年二卷，案晉書束皙傳，晉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

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元所案呂氏春秋孝行覽，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名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淮南子人間訓：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案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晉文篇，說苑權謀篇。史記趙世家：趙滅智氏，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集解曰：高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以丕為負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下云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見後漢書本傳。蓋本此。本此謂。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元所案朱子語錄云：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侍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書正義引康成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過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釋文：丕，鄭音不與索隱所引鄭說異。豈康成固有二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今本餽字俱。史記周本紀：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元所案論語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說文食部：餽亦音饋。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今本餽字俱。史記周本紀：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元所案論語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說文食部：餽亦音饋。

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今從古。說文食部：餽亦音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詩正義曰王肅服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蘇氏傳書從孔說林氏蘇氏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立政篇康成云湯舊都

之民服敘范鎮詩為國朝朱彝尊經義考書類范氏鎮正書志傳不

東載莫詳其篇目因學紀綱采其一條云云即此條也宋史范鎮傳字景仁

成成都華陽人虛稱明殿學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封蜀郡公謚文正

蘇蘇解題史部編年類皇正大紀二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

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考信錄載其事而己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

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

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此一卷今分爲三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三司馬無焚燬後并今書無之

奇字少類呂成公師也。元圻案康成邶鄘衛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逸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

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三毫康成以阪尹即三毫之一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衆及三毫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周之西界隴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并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并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

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三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燬後并之事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謚文正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樸山云書正義云

程泰之演繁露八史記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元陳氏標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元陳氏標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旒父宇于東注云

東謂衛殷鄘鄘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向下詩譜自

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旒代管叔

詩譜自

詩譜自

詩譜自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詩正義曰王肅服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蘇氏傳書從孔說林氏雙蔡與謂亳人

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立政篇康成云湯舊都

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

東成阜南輶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

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二說俱見林氏從鄭說呂氏

東萊書說閣按呂氏下當如前增蔡氏從皇甫說原註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

奇字少類呂成公師也。元圻案康成邶鄘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

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逸周書

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

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

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

亦從康成三亳康成以阪尹即三亳之一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

眾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

周之西界隴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亳皆平地并法最詳而其險阻則

不以并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並曰阪未詳

皆不以阪尹為三亳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引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云

唐孔氏以為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為近古盤庚上

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原註引孫毓之說詩正義列之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

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樸山云書正義云

在彼逆地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眾謂之為賢未必是

大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圻案大誥正義曰將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

事先應也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

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某於十夫亦云

元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于殷俾中旄父于東注云

東謂衛殷鄘鄘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詩譜自

詩譜自
東謂衛殷鄘鄘
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

詩譜自
東謂衛殷鄘鄘
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

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守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

邶鄘之一歟。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

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

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

歟？問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名誥一行二十

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胡臚明說。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闕說非元所業。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

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揚雄傳曰：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藝文志書類：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

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名，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陸氏釋文叙錄：歐陽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說，號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以向為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

保辟絕句。案：雅析父箋引書曰：若疇，析父知古文以父字絕句也。朱子詩傳引酒誥曰：析父薄違，從荆公。朱文公以為夏出

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

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

和張文潛贈鬼无咎詩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何本作信矣。朱

言荆公嘗鑿只是好處，亦須還他。且如矧惟若疇，止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林氏尚書全解：酒誥篇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迫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為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言司徒之迫違，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

徒之迫違，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

司徒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篇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謂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其位書錄解題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元折案東坡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為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鑄鑿以

勸之殺悲夫殆哉經義考張震尚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真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

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

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

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

宗五正焉俱見定公四年左傳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不特諸

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

揚肅德勤王國王蒙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

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闕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萬子

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此引逸周書皇門解節刪字句然則王室之不

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之矣全云此有既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為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所案失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宰職九兩注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宗繼別為大宗以收族者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神明而敬事者老賦擣行刑必明於道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晉語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檜文敏屢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宋陳氏傳良曰殷民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恩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為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

詔察首以強宗為言陵夷至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陰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名誥謂之離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

民何云離民釋文字或作酬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為指頑民恐非見所案名誥經文予小臣敢以王之離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謙辭

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離訓為匹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

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

又自不同全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為欲連二王深寧所以啼噓而言此元所案東萊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略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名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臚漢律歷志引古

宋史繩祖學齋吟嘯曰金
補七月采篇辨日月隨
年本疏

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

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

亦云是令字之誤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度天刑韋昭注曰或云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特君覽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

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

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

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為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

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國
亂則伐吾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高誘注今大行山也林氏尚書全解名
語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
宜絲絲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
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為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
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
之賢不計其傳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
天下與人矣婁敬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
能見周名二公
公天下之意

周公為師名公為保此君爽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爽序正義文原

少采補衣也昭謂朝服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司宋史繩祖學齋吟嘯曰

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
氏皆大夫官大戴記賈誼書言師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東之繩祖學齋曰曰金
書是補七月采篇辨日月隨
年表

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

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

亦云是令字之誤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度天刑韋昭注曰或云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

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特君覽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

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

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

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

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為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

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愚
亂則伐吾難矣君子以為能持滿高誘注今大行山也林氏尚書全解名
語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
宜絲絲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
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為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
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
之賢不計其傳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
天下與人矣婁敬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
能見周名二公
公天下之意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此君爽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爽序正義文原

序云聖賢兼此官闕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禮記文王世子

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

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紫釋文馬云保氏師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

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在上當以散宜為氏。闕按大戴禮記

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集證由論語孟子疏皆以散宜氏軍生為名。又按考古圖載周散宜氏與叔申散宜氏由惟王四年。武王也。武王之時惟聞散宜生季康其字也。據此則孔傳云散宜生名說必有據。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

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大傳二云古者十稅一多子十稅一謂

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

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

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折案惠氏九經古義曰

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

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折案劉歆曰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呂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

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尚書全解東萊書說

真西山大學衍義從之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薛季宣書古

文訓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帝

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

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為之說。案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孔傳云此以

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

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

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

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為據而要引之乎。闕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折崇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頊寧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為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不敢者九堯舜之兢兢業業

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元折崇董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兢兢日致

其孝項氏家說十自警雜說曰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一經之義總挈於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通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生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元折崇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目故曰顧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論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扶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元折崇荀子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

漢書左雄傳宣帝興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守相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資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聽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名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漬汚帛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唐書令狐綯傳綯字子直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通鑑宣宗十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

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所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王名勝孝

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攢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卒謚靖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又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彈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考傳有

凡將邢茅昨祭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

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按

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將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興輔之者亦周公也宰孔亦有識見元所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對於魯繼世為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於畿內繼世為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為非而陳少南為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况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路人然決無是理也陳氏標書集傳纂疏亦以此為非且曰觀篇中略集命子繼父之辭意蓋謂陳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篇序文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闕按地理之學

莫妙於目驗趙充國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兗豫之域者也元所案鄭注見聘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

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

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
李斯所以亡秦也會是以為良顯乎閻復之君誦
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
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閻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
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
告誠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
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
例可知詳卷二第二十七條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
也若遂以此為古文作偽之証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
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
也即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
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
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
元折葉蔡氏尚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
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高聞善言則拜湯
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陳氏雜書集傳纂疏引呂
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尚忘
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真氏曰善則稱君舍
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

稱君而王術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用賢以

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折

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苗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嚴下有賢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十

年左傳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

曰庶言同則繹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真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悖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瓦合者也

元折葉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况和非以長乎漢書孫寶專平帝立會越嵩郡上黃龍游江中

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實曰周公上聖各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薛氏書古文訓曰衆言同乎爾者爾當釋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細釋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

定柳子宗元封建論謂天子不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天下

自私其子孫也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驕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

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以上潘子善問辭朱文公答謂天子

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

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

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

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朱子自注云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

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下云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

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

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

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

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何云尤得之劉韶美闕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

時官禮部員外郎議曰唐自武德高祖年號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

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

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

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何云朱子語錄特恥其說發自

蘇氏耳。閻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日。崇禮三年之喪。越
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窆。窆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特
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
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刑書錄顧命之意。深
也。元所案東坡書傳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
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
即吉。無時而可。若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
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
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
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
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
疑之。借疑之。而不加察也。名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
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
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
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
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手。奪禍
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聞。未
易以泥常論也。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即
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
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線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宋
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

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雖
是其言。竟用栗議。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

公字。元所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
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

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

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

之入人深矣。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

安史之亂。為鑿。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

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

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

覆。至其知本之言哉。元所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
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

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史記周本紀
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
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綰條奏貢
舉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
擇浮艷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
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試其君
子哉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類恥尚
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任靡
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
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賈至字幼鄰洛
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寶應二年楊綰上條奏貢舉
疏詔諸司通議李栖筠賈至嚴武並是館議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

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元圻案畢命曰恐殷頑民遷于洛邑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鄭康成邠鄰
衛詩譜曰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七世之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衛風
先變

雖收放心開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

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遂伯之類萃焉

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而知莊子范弒之賢繼

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碻以身

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善發源蓋始於此天卷三晉國人材之盛
皆出於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於樂
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又佐之至曰季見冀缺於田野之間
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
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倡之也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唐薛登上疏曰冀缺以禮
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
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

禮事見哀公二周孔闕按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

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云在盡信書下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闕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

皇字。元所崇盧六以云云闕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墨子尚質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

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篇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

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

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所崇橫浦集固命論曰余觀君牙相固之篇亦虛心於治道矣穆王其父昭

王溺死於漢水畧無恢復之志而馳騫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懇惻惻惻但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

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為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屬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於穆王之自為耶曰穆王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耻為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刀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曰

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為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

事方且枕戈嘗胆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為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畧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

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哀之元年

吳子敗越樓句踐於會稽之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

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失椒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揚之水朱子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滅

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殺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

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詩已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哉史氏浩書講議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傷平王之無志恢

復袁氏變經延毛詩講義式微篇稱太王句踐轉弱為強而敗黎侯無奮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皆援古以諷也張子韶作書

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為論一篇載橫浦集中胡氏安國字康侯建安人謚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竝

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據此則伯禽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云在盡信書下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闕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

皇字。元所案盧六以云云闕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墨子尚質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

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篇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

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

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元

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張子韶全云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號無垢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

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

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所案史氏浩書講議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讐而揚平王之無

志恢復表氏變經楚毛詩講義武微篇稱太王勾踐轉弱為強而貶黎侯奮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為可憐皆援古以諷也張子韶作書傳統論自堯興至秦誓各為論一篇載橫浦集中胡氏安國字康侯建安人謚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

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紫誓禮記曹子問注後世起復

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

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據此則伯禽

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

三十穀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

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問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圻案費史記作

肝今闕何本俱作盼說文無盼字誤也據史記改作盼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為戒漢高帝圍魯者需為齊魯鮑彪註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尊儀秋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

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

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

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愚按漢

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何云員

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考集證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尚書本作云衛包改古文始以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

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

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

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

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

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集證引大傳說略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

以觀事各條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

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却合元所登深書文學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引而次之

魏處片曰觀音君之所稱說也

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
三十年殺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
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問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圻案費史記作

肝今闕何本俱作盼說文無盼字誤也據史記改作肝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

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

不絕見史記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元圻案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辟席擇言曰昔者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

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愚按漢

書章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何云員

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故可元所案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尚書本作員衛包改古文始从云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為云也

文心雕龍宗經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

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

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

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集證引大傳說略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

以觀事各錄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却合元所案深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引而次之

音
本
集
卷
之
五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年左傳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襄公九年左傳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左傳叔向之言

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俱見周語下叔孫穆子之

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左傳又見魯語下成鱗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八年

左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魯語下左史倚相之言懿戒

楚語上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下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上其

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

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折案周語韋昭注旱鹿詩作麓古字通遲任見商書盤庚

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緯史曰尹逸即史佚亦曰史佚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

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感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梁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尚有意於經學也

元折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鄴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之唐書儒學傳元澄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初魏光來請

用魏徵類禮帝命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于官留唐類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其書中不出行沖疑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隋志唐志云王粲問曰瓊籍蓋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襄公十年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

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折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族師之類余友王汾原煦

日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士也

王景文全云名質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全云名伯玉欲記考

古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何云

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元折案王景文為張安國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

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日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寢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張安國名考祥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湖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義門疑王景文為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國為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集中于湖集序也兼張伯玉即蔡條鐵圍山叢談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達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嘉祐中為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

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

伊尹百有餘歲應幼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

氣壽名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不貳云壽若名公

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各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向注皇甫謐

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加論衡氣壽篇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太尉楊駿辟為祭酒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固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幼字仲遠撰風俗通巨野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鼓譟疏謂書傳說

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說皆書大傳也元折案大後舞注

鼓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闕按今本來備荀爽謂之五

躓李雲謂之五氏其音當為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於

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五

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白時二字

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謬非也

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

字上經云立時人為卜筮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為是

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躓咸備各以其叙注躓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

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

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案字宜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

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

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又云雨

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閩按漢天文志及史

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

傳也蔡傳詎足信歟元所案洪範正義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

為雨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

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又鄭云箕星好風者箕

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

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漢天文志曰巽在

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

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漢志

軫星亦好雨或雨字為風字之誤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

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

也閩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

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

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逞暇其在位也如

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

得有貴此論甚精萬氏集證載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

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

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所案曾子固洪範傳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

己之得失於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

可知也視此以嚮威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

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

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

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吾之得失者也孔氏武仲五

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元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於民也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犯篡竊何有終極又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為福賤未必為極故集約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願回原憲到今稱之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

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

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

失其文孟子諸所載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為拜讓言

閩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元折案今本趙注謹言仍作善言蓋後人所改。尚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嚳之書迄于秦穆公

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故趙邨卿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也景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尚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

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致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

同不害以明功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

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閩按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未白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元

折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

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

今云成公為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

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子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
有好處全成公為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先所著四庫全書目錄四十卷其孫明後序
後序稱晚稿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明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
自洛誥以下皆偽續也然之奇初稿為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
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明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又呂
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澗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各誥以
前則門人雜記之語澗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
成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
家之學而澗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
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為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其說不知何
據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秦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

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

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七曰天下將治則人必

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又曰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周公

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

帝趙遷魯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

周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

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何云意本蘇傳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

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賈嬰
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治日衰矣。元所
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園
番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番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
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
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比番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
下以口辯而趙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
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
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
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悃悃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洪範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

怒詩關雎春秋桓公六年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科
故曰無求備于一木夫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恕讀伊

洛書大減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於侯子之隔壁聽與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也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何云牽合不成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之次第也元圻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彊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己與物渾渾乎為一矣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
一則字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為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

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晉樂書語見宣

八十二年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關本無禽獸雖有

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禹

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

其既烈於涿水四維不張其害慝於阻饑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恤

功子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

非也元折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剝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剕皆平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

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元折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真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閣本云繩拂元板作繩拂於陰室案事見通鑑宋武唐太宗留

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事見唐郭湜作法於儉其敝猶侈况以

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

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顯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

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後心一動

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

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

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

非也元折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剗罪五百宮罪五百剗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剗皆平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

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

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元折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

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

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閣本云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

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事見唐和漢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

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家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

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類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田舍翁

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

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

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

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

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

克厥愛違眾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
漢託之舜禹行之篡齊託之湯武邠陵海西之廢
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

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既禪位顏現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懿王將謀廢帝以聞大后遣芳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為邠陵公晉書却超傳超謂桓溫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太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又帝奕紀太和六年溫內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為東海王後降封為海西縣公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為新都侯光始五年平帝崩世絕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忌避之入白秦王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吉惶悚引弓三射不能殺王一箭斃建成再中元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元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

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

綽未免永嘉一輩人議論元圻案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為大誥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漢書王莽傳居攝二年東都太守翟義立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莽晝夜抱孺子告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於今不合於古利用革矣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畏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故義門云爾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

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僕之謀令後

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

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

與史說不同。邵子謂脩乎聖者，秦穆之謂也。皇極經世觀物

外篇四注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

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為真乎則彭衙之窮兵何

也。若謂自茅津以後作誓是謬為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為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所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

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

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怨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大傳略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

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孟也。唐無太子文云盡謙恭於

齒胃，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

益方伯也。大傳說非。元所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宏為皇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胃，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

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愆。文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又史祥答隋太子廣書云

川澤之大，河潦攸歸，松柏之高，萬籟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為太子。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益

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

竹簡書在晉咸寧晉武帝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

何云此條實佳，然何與經事當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

邑不寐事本周書度邑解。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注

儀禮鄉射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羽部引逸

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翰者若臯雉。又豕部引獮有爪而不

敢以擻。今本周祝解爪作蚤。馬融注論語鑽燧引周書月令原缺今

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杜注已成而汲

家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之柔矣襄公二十六年皆以周書

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

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注紀云咸寧

五年左傳後序云左傳杜預春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

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

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閻按王氏云

考一束皙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

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目

擊者也家蓋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

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歲在祕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

元所繫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

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

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

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

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

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師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禮

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

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

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二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

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

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

篇蘭書折壞不識名題曾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邱條本

李巽巖逸周書考明 揚升卷更暢其說

書大傳禹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

谷大都康成注陸讀如虎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之貢物此禹時也

周書王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

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

一孔晁注稷慎肅慎也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自高夷

以下其贄物十四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

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

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

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

公樂記所謂祝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

代其見非也方樸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

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冠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藏石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見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曉王氏此條本李巽巖逸周書考

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戎夫左

史名遂成也集取要戒之言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

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

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

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折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

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路史國名紀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賈沙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風氏風沙氏宿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代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一平州盟會圖疏

平州在汾州介休西一東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龍近預云中牟林亭非一東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路史

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一巢有鄆致之潛夫論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韜曰會氏一東南氏世本有男氏

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未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一木穀平一作平氏一木阪泉

姜姓其後蚩尤疆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木縣宗六韜作懸原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木西夏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

亦見文子精誠張文潛代范祭司馬公文冬陽夏冰赴

者爭先蓋本於此閩按淮南王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

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

公樂記所謂祝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

代其說非矣方樸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崇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為三正義曰崇異義公羊

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

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

戎夫左

史名遂成也集取要戒之言

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

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鄆共工

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

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

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崇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

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路史國名紀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

東北即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質沙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

夙氏夙沙氏宿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代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

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為北地今慶州一平州盟會圖疏

平州在汾州介休西一東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驪經與葛鼠近預云中牟林

亭非一東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路史

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為夏商之間特起於一方蓋上古有巢氏之後一東

有鄆攷之潛夫論即祝融後也今鄆城六韜曰會氏一東南氏世本有男氏

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一東有果今果州一東畢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

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一東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如陝有上

姜姓其後蚩尤疆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六韜作懸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名而民自來

亦見文子精誠張文潛代范祭司馬公文冬陽夏冰赴

者爭先蓋本於此閻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

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今所傳周

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

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

原注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諡

出於此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夙以康名閔夫以尊顯闕夫諡當放元

文心雕龍銘歲夏商二歲餘句頗存夏歲見周書文傳

商歲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證按文傳引夏歲曰中不容利民

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

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名類篇引

商歲曰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盧氏文昭曰御覽三十五引小人無兼年

之食數語作夏歸藏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

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百官歲叙曰墨子著書稱夏歲之辭

即謂此也呂覽十三二曰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

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名類之譌今即以應同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

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

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

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

宣德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

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

星九星即九紀也元所業小開武篇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

昆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原注戰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見

書本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閩按戰國策太老氏

公陰符之謀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

原注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闕按蘇秦傳引

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元所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吳王請成勾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臣會稽之厄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歷度

原注

管子所云造六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

原注管子輕重戊篇處戲造六

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釜行陰陽釜字未詳

許行為神農之言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

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

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

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闕按王元美

云釜當讀如計以企有政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釜研亦一証。元所案周髀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漢書食貨志鼂錯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篇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泰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子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醫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晁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

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為股其影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向股之鼻祖

有言遜于汝志民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

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

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

言則為梁丘據之苟同元折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唐

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精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隣戒則無

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

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

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

之祖伊歎元折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

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程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刑漢儒

以春秋決獄注詳第六卷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

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

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

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

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闕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

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

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滔滔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元所崇荀子，非相篇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桀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史記李斯列傳：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諸有文學百家語者，燬除去之。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謁者，朝畢，因首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漢書元帝紀：帝為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呂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劉原父草進唐書遷秩制，亦云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文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

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洪範言惟

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

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

然。元所崇洪範，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

文此周書也。秦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

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也。南史隱逸傳：陶潛字

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弱年薄宦，不

絮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

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咸，成哀間為尚書，莽篡位，名咸為掌冠。大

夫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

祖臘，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元所崇漢書

謀攻項羽，何諫曰：夫能誑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

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致賢人，收用已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後漢書

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之討，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君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鏡曰堯之歷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

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歷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璣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

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閩按書序傳傳有之耳。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卷尚書百篇圖一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嶽之

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晉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興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為慕容恪所執遂遇害。梁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閣張齊害東昏于舍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嶽別傳嶽為吳興

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嶽降嶽斬其使為神茂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諡曰忠貞子。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為侯後流嵩州以憤恚死子湛誅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預是耶

預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

鄭注杜子春日條此當讀為滌除之滌此

春秋時嘗有之

何云春秋時周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弑逆之賊乃偶一用耳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

此毛詩誰能烹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為戒

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

集證東坡曰器久不用而無生之謂之蠹天下久安無為而樂生之謂之蠹故

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

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元折案：陸叔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判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曰：此即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晉書：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為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制權。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

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事見僖公二年五年左傳。壯武殘

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六年左傳。此可以為

玩物之戒。

元折案：穀梁僖公三年傳曰：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晉雷次宗

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

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

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

者勝。問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余嘗集陶宏景

皇甫謚為柱暎曰：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其志云。元折案：老子語見文子自然篇。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

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任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

之徒也後山闕按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

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

也皆用南豐文法

元所案陳後山集十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

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詔諭意臣某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

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

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獫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

有功以報其上吉之義也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

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併其道德而傳之後王

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後山門人魏衍為後山集記曰先生

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

業于門元祐初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謂此章蓋詩之體使

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

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

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

詩可以興元所案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

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臯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

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邦五子迷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

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林少穎

劉氏皆以為益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

稷脫簡重出閩按東漢有學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

宮字此其一若有疑方樸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重蓋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

答為邦之問終於遠任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

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

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

之徒也後山闕按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

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

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

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

也皆用南豐文法元所案魏衍為陳后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

曾大器之遂業于門元祐初蘇公執與侍從到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

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臯陶賡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之邦五子迷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林少穎曰薛氏

劉氏皆以為益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

閣按東漢有學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

宮字此其一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以下疑另為一條

方樸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重蓋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有疑專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稷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贊夔曰

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故云爾。元折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行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且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東觀漢記列傳十三王阜字世公蜀郡人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驚集於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四庫全書總目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初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蓋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久已散佚今以宋大典所載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卷常璩華陽國志序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全云靈字稍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

乎元折案儀禮覲禮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申侯怒與繒西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曰是為平王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誓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鉅邑彤弓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通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大為民茶毒也

元折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珉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鄭注茶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楊倞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德索隱曰茶音舒又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是茶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魏明帝

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即其地也闕按隋地理志

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元折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

元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搜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至晉初其文愈明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

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

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五官之長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周公主之

衛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府內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大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愚案二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為之長而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從而生哉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

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

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

以異元圻案此條皆真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真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

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全云名體仁朱子弟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

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

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真氏大學衍義取之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為

主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

原不相涉是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孤岐閩按余此仍古注

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元折紫高貢
孔傳梁山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
在左馮翼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
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王氏天與書纂傳
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
州之山若以為雍州之梁山則當為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
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
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于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為雍州之岐山
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為是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浦水口水
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浦水又東流入于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
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河
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至是乃為
河之巨險即呂梁矣。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
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
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里巖際鑄跡遺功尚存
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
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厨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
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
卷後魏鄺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
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
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浩
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鐘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

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
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